

2019年恰逢日本青森县出生的小说家太宰治诞生11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已然成为当地纯金名片的文苑奇葩，青森县立美术馆排演了一场根据太宰小说《津轻》改编的同名话剧，导演长谷川孝治先生邀请笔者夫妇前去看戏，于是便催生了9月间的青森走马观花之行。

美术馆排演话剧，在海内，笔者反正是未曾见到过。便是在日本，这家青森县立美术馆好像也算得上是独树一帜，居然设立了一个“演剧部”，请来因排演实验性话剧而著称的长谷川导演，利用开阔的庭院建造了一座半野外剧场，时不时地上演些话剧。此度的《津轻》，剧本亦由导演本人亲自操刀，颇为奇拔新颖：男主太宰治竟有二人同时登场，一成人一少年，你问我答，从死后的世界回望前生；起用中国女演员一名，即笔者好友李丹女士，在台上一会儿说中文一会儿说日语，揭示何为演剧国际化；请来曾荣获独轮车竞技世界冠军的七位高中生，骑着独轮车满场飞奔，做出些极具象征寓意的表演，穿插于全剧之中；而最令满座客惊悚的，是他让太宰治坐着一辆真正的1940年代的老式巴士驶上了舞台，开启其回乡之旅。导演告诉笔者，这种老式巴士如今已成为珍稀物种，全日本只剩下了三辆，拥有者家住千叶，专事租车业，借用一次耗大洋70万云云。然而还有更骇人的：10年前纪念太宰100年诞辰，在其故乡金木町芦野公园演出该剧，长谷川导演还曾巧用恰好从园内穿过的地方线“津轻铁道”，让男主角直接乘坐火车登台亮相，再现当年太宰治返乡的情形，真可谓奇想了。



弘前小城还保留着一间「昭和风味」的太宰咖啡馆

# 弘前的太宰咖啡

■施小炜

津轻，是今天的青森县西半部的古称，地处本州岛最北端，比较著名的城市有如今天的县都青森市和旧时津轻藩治的所在弘前市。此地是小说家太宰治(1909-1948)的故乡，其39年的短暂生涯，有21年是在此度过的，直至读完高中。此后他常住东京，求学、生活、写小说，很少再回故土。不过他似乎并未“忘本”，坦然宣告“我是津轻人。我的祖祖辈辈，都是津轻藩的庄稼汉。可谓是纯血种的津轻人”。只是一如许多小地方出身的名流，提到自己的故乡时，感情大抵免不了有些复杂：“有杂志社向我索要‘与故乡的赠言’，答之曰，爱汝，憎汝。”1944年太宰33岁时，由出版社小山书店企划并出资，他得以“衣锦还乡”，平生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周游津轻全境，回去后写下了一部记游小说《津轻》，夹虚夹实半真半假，颇有些“私小说”的意思，不能

纯当记游文字来阅读。我们晚间抵达青森市，预定翌日晚上观剧，白天有一整天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于是心生一念，想去“斜阳馆”看看。就是那座无人不知的津岛一族老宅——太宰治真名叫津岛修治，就出生在这座老屋里——馆名取自太宰名作《斜阳》。小说家安冈章太郎居然说日本的战后模仿了太宰的小说《斜阳》，可见“斜阳”的声名是何等之高。国人说“兵贵神速”，日本叫“行善宜急”，洗漱等例行早课一毕，喊了辆出租车就往火车站赶。孰料转瞬便到，方知近在咫尺。仰头查看线路图，发现得乘那条“津轻铁道”。一问才知道，人家两小时才发一班车！斜阳馆看来是去不了了，姑且暂入车站隔壁的“血拼昂”，找家小店，先吃顿早饭，再作理论。抬眼一望，却见扉门之上悬着的

金字大招牌既非汉字也非假名，竟是六个拉丁字母，LOVINA，不解何意。而我们用餐的小店名为Deli & Bread, Vie de France——“法国生活熟食面包店”；旁边两家店分别叫做 Marché Asamubon 和 LA PANADERIA，前者“亚瑟木本市场”是一家经营青森所产蔬菜产品的本地企业，后者“面包汤城”大概是来自北美的连锁面包房。一个地方小城，店名竟全是法文，若论洋气，还不见得输于东京这等大都会呢。早餐食毕，出行计划也修订完了：改赴弘前，参观太宰治就读高等学校时寓居三年的“下宿”，如今已改修成了纪念馆，以及著名的“太宰咖啡馆”。到了弘前，这是一座小城，值得一看的去处大体皆步行可至。我们先去参观了太宰住过的“下宿”，随后徒步赶往位于繁华地段的“太宰咖啡馆”。大道直如发，且甚是宽阔，然而行人稀少，车流也不多，多少有点萧索的感觉。有趣的是人行道边电杆上竟然装着扬声器，还当真有乐音与人声流泻出来。这番情景，如今的一线大城市里只怕不多见了。所谓“太宰咖啡馆”乃是俗称，正式名称叫做“土手乃珈琲屋万茶”。叫“土手”，是因为该店坐落在一条名为“土手町”的巷子里，两侧都是茶馆酒店，热闹得很；“乃”字日语读音与“之”同；因此店名起得直截了当，就是“土手街的咖啡馆万茶”之意，最后那个

“之”加上之后，就日语感而言，便平添了几分“卡哇伊”的感觉。太宰治18岁至21岁间，在弘前高等学校读书。三年中他办杂志、写小说、喝花酒、谈恋爱、接受马克思理论影响，20岁那年岁末还曾自杀未遂过一次。这家万茶咖啡馆，就是他时常光顾的各种酒馆饭店茶屋中，如今硕果仅存的一家。来来往往的顾客，大多是太宰治粉丝，似乎以女性居多。走进店内时，里厢已经坐着两组客人，一组年轻些，貌似大学生，女多男少，另一组都是中年女性。我们坐下后，又进来一群年纪偏大的顾客。看来生意还算兴隆。店内装饰是复古式的，桌上放的是旧式台灯，墙上挂的是旧式壁灯和老照片，枝形吊灯是老式的，木制桌椅也年代感十足。就连咖啡的泡制方法都是古典式的，不用现代化的电力高压咖啡机，而是采用已经十分少见的虹吸法，使用酒精灯加热。我们点了用本地特产青森苹果做的苹果派和该店的招牌咖啡：太宰咖啡。据店长说，与太宰治当年来店时所喝的咖啡配方完全相同，是原汁原味的昭和风味，只不过当年制作虹吸咖啡的热源用的是“七轮”炉——这是一种白泥制作的炉子，最小的只有巴掌大小，烧木炭，大约近乎白乐天的“红泥小火炉”吧——当今之世，恕难再现了云云。不过店长小声地又加上了一句：其实，昭和风味究竟是啥味道，谁也不知道。匆匆吃完了果肉厚实的苹果派，喝光了“昭和风味”的太宰咖啡，我们便起身告别。店长今川君礼貌周全地送到店门口，冲着我们大声说了一句：“我喜欢中国！”

# 装腔作势的“学术”当休矣

■陈占彪

2018年，美国数学家 James Lindsay、杂志编辑 Helen Pluckrose、哲学家 Peter Boghossian 宣布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做了一个学术“恶作剧”实验。他们用时髦的行业术语写了20篇假论文来论述一些荒谬的观点，并向高质量的学术期刊投稿，令人惊奇的是，截至他们公开自己的“骗局”为止，已有七篇论文被有着同行评审机制的严肃期刊接收，另有七篇文章在评审阶段，仅有六篇论文被拒绝发表。这是继上世纪90年代纽约大学物理学教授艾伦·索卡尔将他的一篇“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论文投稿知名学术期刊《社会文本》并得以成功发表后的第二起学术恶作剧。明明是“胡说八道”，却仍能为知名学术期刊青睐，这一再成功的“索卡尔事件”与其说是学术“恶作剧”，勿宁说正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学术刊物对学术的某种不健康的追求和要求，以至于自食其果，为天下笑。其实，我们也有与“索卡尔事件”极为相似的“陈独秀事件”。1896年，17岁的陈独秀遵母命硬着头皮参加他所讨厌的科举考试。像他那样的八股文程度，“县考、府考自然名次都考得很低”，到了院试，院试的题目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搭题，陈独秀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

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地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回到家后，他把这篇文章稿子交给他大哥看，“大哥看完文稿，皱着眉头足足有个把钟头一声不响，在我，应考本来是敷衍母亲，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这时看见大哥那种失望的情形，却有点令我难受。谁也想不到我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宗师，把我取了第一名，这件事使我更加一层鄙薄科举。”(陈独秀《实庵自传》)一篇“狗屁不通”的文章居然吓住了宗师，拔得头魁。这就是中国的“索卡尔事件”。假如“索卡尔们”事后并不声明这其中的真相呢？他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胡言乱语，不就成为正儿八经的论文了吗？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故意地胡说八道倒未必，但学者们装腔作势、故弄玄虚，把论文写得阴阳怪气，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却是“高度共识”，至于思想是否深刻，观点是否创新，倒居其次。以读者为敌，“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唯恐读者读懂，是今天中国一些学者和期刊的共同追求。在他们眼中，读不懂，不易读懂才算高深，能读懂，易读懂就浅薄。能把高深的问题能深入浅出地说明白了不

是本事，把人人都懂的道理说得云里雾里才叫本事。贾宝玉收心读书后，回来对黛玉抱怨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更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诳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那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红楼梦》第八十二回)可见，“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的现象，向来就有。为了显其博奥，堂堂正正的人就只好装神弄鬼。为达此目的，将“常用词”换成“生僻词”，甚至“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鲁迅《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把具象的换成抽象的，把短句写成长句。文章读起来佶屈聱牙，晦涩难解，呈现出一副面目狰狞的“鬼样子”。初一看，文字个个认识，但连缀成词、成句、成篇后，却有如天书，句句不懂。你句句不懂，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因为这是学术，如果让人读懂了，那还是学术吗？——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就是这样想的。我们且看一个关于“美”的定义。有人这样为美下定义：“美是符合人类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历史规律及相应的理想的

那些事物的、以其相关的自然性为必要条件，而以其相关的社会性(在有阶级的社会时期主要被阶级性所规定)为决定因素。矛盾统一起来的内在好本质之外部形象特征，诉诸一定人们感受上的一种客观价值。”这个“定义”之后还附了13条“解说”。够“学术”的了，足以吓倒很多人。然而，朱光潜先生对这样的文风很是不满，他说：“既是客观规律，又是主观理想；既是内在好本质，又是外部形象特征；既是自然性，又是社会性；既是一定人们感受，又是客观价值。定义把这一大堆抽象概念拼凑在一起，仿佛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就统一起来了。这种玩弄积木式的拼凑倒也煞费苦心，可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根据这样拼凑起来的楼阁，就可以进行文艺创作、欣赏和批评了吗？”至于那13条“解说”，“仍旧是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说来说去，并没有把‘定义’解说清楚。”(朱光潜《谈美书简》)今天我们很多学术期刊已经不能容忍“好好说话”的论文了。于是就出现“劣币逐良币”之情形。捏造新词，加长句子，兜圈子，绕弯子，故弄玄虚，装腔作势，以使文章显得“严谨”而“深刻”，于是，学报发排，论文转载，院系赏钱，职称评定。(“拿他诳功名混饭吃”)

其实，作文章让人能懂的人往往是有真才实学的人，让人不懂的人往往多是只装了“半瓶子醋”的人。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有些深刻的内容是无法写得明白如水的，也不是所有艰涩的东西都是作者故意忽悠人的，但我们必须反对那种以“故作高深”来掩盖自己的浅薄的习气。